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荒政叢書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蕭椅年

史部十三

政書類三邦計之屬

荒政叢書目録

卷一
董煟救荒全法
卷二
林希元荒政叢言
卷三
屠隆荒政考

卷四
周孔救荒政議
卷五
鍾忠惠公賑豫紀畧
卷六
劉世教荒箸畧
卷七
魏禧救荒策

卷八
俞森常平考
卷九
俞森義倉考
卷十上下
俞森社倉考

臣等謹案荒政叢書十卷
國朝俞森撰森號存齋錢塘人由貢生歷官至

湖廣布政司參議是書成於康熙庚午輯古人救荒之法於宋取董煟於明以來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鍾化民劉世教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義倉社倉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復究其弊使知所戒蓋其官河南僉事時所撰也末附鄖襄賑濟事宜及捕蝗集要則其官分守荆南道時所撰也救荒之策古人言之已詳至積儲尤為救荒之本森既

取昔人良規班班具列而於三考尤極詳晰
登之梨棗俾司牧者便於簡閲亦可云念切
民瘼者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荒政叢書原序

古稱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預為之雖尋常行事自有神明莫測之妙臨時倉卒為之雖古人已見之效亦祇具文而已于生民曽何與焉所以荒政不可不詳欲求其詳不得不預為之備森嘗觀古今救荒事宜若干卷無不綱舉目張施行井井久矣會萃成帙藏之篋中兹當

皇上憂民之切中外諸鉅公無不亟亟焉惟荒政是問

森雖承乏河員敢謂賑濟之事非職所宜盡乎爰取向所藏本登之棗梨期與各屬相為講究而亟圖之或可措置一二庶足以仰承
宵旰之深衷亦不負子惠元元之素志蓋深有望于斯世云康熙庚午上元節巡理河南通省河道提刑按察使司僉事加四級錢塘俞森謹序

荒政叢書卷一

湖廣布政司參議俞森撰

宋董煟救荒全法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庶乎其可矣至于簡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

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葢有大饑有中饑有小饑饑荒不同救之亦異臨政者辨别而行之故又以預講荒政雜記條畫終焉

常平

常平之法專為凶荒賑糶穀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傷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率多移用差官覈實文具而已自乾道間給降會子

一百萬道兑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則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但官司糴時不可籍數定價須視歳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患人之不競售哉葢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私家理財規模處之則失其所以為常平之意矣

常平本法無歳不糴無歳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

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糴饑無所糶常閉為埃塵耳何謂常平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移用至于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災傷去處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常平賑糶其獘在于不能遍及鄉村委官監視類多文

具宜倣富弼青州監散之法將米豆就鄉村分置所苦水脚搬運之費無出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較官中所定之價每升增一文以充上件靡費何患賑糴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歷零賣以防頓買興販之弊

陳龍正曰令貧民搬運因而給之以食即是賑饑一道何愁虛費脚價耶

昔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

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米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内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于此然蘇軾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為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乎

陳龍正曰官米多則可握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僅救中饑中户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户無錢在手雖減

價不能糶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況鄉村之民遠望城市即中戶得糶者亦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子瞻之慧乃欲執一已當日所為而盡廢諸法不已踈乎董煟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葢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譏其不能通于常平之外也

荒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曰元祐元年王巖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

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米人户每户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無米也

陳龍正曰此即改折之活法葢京儲有餘京中米價頗低于外故可行若六宫百官萬民倚命于上供米則此法窮矣故為天下以足食為本而足京儲必以治畿輔之田疇為本上不寄命于遠方則遠方有急更可待命于上

義倉

義倉者民間儲蓄以備水旱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唐太宗曰義倉為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横斂下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税六升天寳八年天下義倉六千萬餘石至五代漸廢宋景祐間王琪言唐税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于夏秋正税之外每二斗納一升取一中郡計之以正税十萬石為率則義倉歲得五千石矣于是詔天下立義倉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為斯民所寄之物矣

義倉合于民間散貯逐都擇人掌之不當輸于州縣葢憔悴之民多在鄉村于城郭頗少諸處州軍多將義倉米隨冬苗輸納州倉一有饑饉人民豈能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應每遇凶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原米其水脚之需亦于米内量地里遠近銷筭縣之于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

義米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縣倉于民猶近自令上三等户皆輸郡倉于是轉充軍食或資煩費不復還民故

遇荒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豈不勝于科抑賑糶乎檢准令文州縣歲于十月初差官抄檢内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支至次年三月止遇閏及本土收成早晚者官司相度給散時月但通給百五十日止今江浙水田種麥不廣冬間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黃未接之時為政者所宜知也

賑濟之獘如麻抄劄之時里正乞覔强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也帳成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饑者自備裹糧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踣于風霜凜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今縣令宜每鄉委請一上户平時信義為鄉里推服官員一名為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為監視每月送米麥點心錢縣道委令

監里正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覔如有乞覔可徑于提督官司狀申縣斷治如更抑遏可自于本縣或佐官廳陳訴當痛懲一二以勵其餘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庶乎其少革耳

救饑者多以支米為便然不係沿流及産米去處搬運費力往往夫脚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竊拌和之弊若大荒年分穀米絶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則以支錢為省便小民得錢

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是一斗米錢可買二斗雜料以三二升拌和菜茹煮以為食則是二斗之雜料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然恐純支錢亦有減尅之弊或錢米兼支則為兩便

陳龍正曰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畝賦六升民困極矣宋于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病總在收貯于官假如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况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

弊貧民猶苦奔走候領況不及貧民乎古之王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後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為之蓄古之王者自節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于正賦之外而强半更留以自肥如之何農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于崇安因歲凶起事仍隋社倉之名而黙變其官貯之法隋唐粃政返為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然當時亦但令民間自添社倉未嘗革去官府義倉須令民間社倉既多官府義倉一

縣不用然後全利而無害耳董熠義倉數條惟合于民間散貯一句道盡本朝監隋唐以來之失罷義倉惟立預備倉倉穀罰有罪者出之最為得中惜近年多空乏饑歲無所頼

勸分

民户有米得價而糶何待官勸只緣官司以户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時到場檢點故人户憂恐深藏貧人反無告糴之所是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圖觀美不

知實以病民也即謂上戶固所當勸顧今之鄉落上戶不多中下之戶凶荒之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糶哉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肯出惟以不勸勸之莫若令上戶及富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于豐熟處販米各歸鄉里轉糶結局日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共販或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糴販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則米不期而自出矣山路不通舟楫處

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

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誘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僱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荒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每歲輸官固藉苗利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有無田而富之民平時射利緩急之際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饑民為異時根本之地哉

勸誘此曹使出錢糶販初非重困又况救荒乃暫時之役耶

勸分者以富室儲積既多勸之賑發以濟鄉里近來州縣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户等高下科定數目俾出備賑糶于是吏乘為奸至有人户名係上等家實貧窘至鬻田糶米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反乘中户之急濟其奸利宜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如仍前用等則科糶即許按劾仍聽人户越訴重治

凶年糶粟以活鄉里可以結恩惠可以消盜賊亦于大姓有補倘使小民轉死流移大姓占田何暇自耕所損不少況又有甚于此者乎止緣小民有謂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以致大姓不甘為令者宜以此意曉諭

禁遏糴

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

秦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宣布主恩乃坐視流離甚于春秋之世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耶詔諸路轉運司凡鄰郡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或謂聽他處搬運恐致本處艱糴曰此見狹之論也天下一家饑荒亦有路分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糶販非惟活鄰郡鄰路之民實活吾境内

之民不然使此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米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饑饉環視壁立非速禍之尤者哉

淳熙八年勑旱傷州縣全藉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降指揮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不能體認朝廷均一愛民之意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司各檢坐條法徧下所部州軍恪意奉行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倘或容蔽仰御史臺彈奏

條法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災傷地分雖有收稅舊例亦免

小民聞官司有榜禁遏每遇外人糴米則數十為羣脅持取錢毆人傷損村人亦不敢擔米入市民間遂致闕食其令下詐起類如此

不抑價

常平令文諸糶糴不得抑勒謂之不得抑勒則米價隨時低昂官司不當禁抑可知也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

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踴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内乏食上户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皇皇無所告糴肯甘心就死乎必起而為亂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則不惟舟車輻輳而上户亦恐後時爭先發廪米價自低

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斗計錢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

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輻輳價亦隨減包拯知廬州亦不限米價而賈至益多不日米賤

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禁遏止緣上司不許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細民欲增錢糴于上戶輒為旁人脅持獨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于糶主謂之暗點是以牙儈可糴而土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又何必專糴

于外邑人哉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叅政孟庾户部尚書章誼不抑價大出陳廪每升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民賴以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羸餘葢村落騰踴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俞森曰無論官米民米俱當隨時價低昂不可故為增減葢價高則遠販自多米多則價值自平此理勢

之必然者也即使時價果高官米果得厚利何妨益為多糴使民自然得平價之樂乎元祐之詔比市價量減常平法之只糶糴本呉遵路之依元價出糶章誼之僅得時價四分之一皆未盡善葢一時姑息之愛而非與民通局打筭者也

簡旱

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今守令諱聞此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里正伏熟里正亦慮委官經過所

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賠費不慮他日流離餓殍刼奪之禍

陳訴旱傷限八月終止限外不得受理然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旱有深淺得雨之處早晚不同近得旨展限半月仍以指揮到縣日為始

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今民間訴災官府不及時簡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

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墾官司見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舉催全苗貧民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于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棄墳墓而之四方矣

朱熹延和奏劄云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缺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㫖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

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除放又旱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縣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又曰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奸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

訴旱至八月二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即根查亦不復可見于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為荒又奏劄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騷擾下户偶有士人陳説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户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近日諸郡行之其利甚溥除上三等户隨分減放外下二等户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

分問之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法最善乞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并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併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

減租

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税則唐人之調絹也役錢則庸直也今州縣

水旱十分去處夏税役錢未有减免之文簡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勺合之是計全未識古人用一緩二之意

貸種

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人情易于貸而難于償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貸民種糧十萬斛屢經倚閣而官司督責不已上憐而蠲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當以米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葢防其濫請之弊耳

優農

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來官司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家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饑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焉今行抄劄之時宜五家為甲遞相

保委某人為游手某為工某為商某為農官之賑給以農為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遣使

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置使民間利害悉以聞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闕者在于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行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饑餓官方窘匱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神宗

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為方畧責以成效而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于道徒擾而于事無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

弛禁

古人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聞榜示因而砍伐墳林大起爭競雖富弼令樵采打魚之類一時未免侵擾若官司出錢租債民間蘆塲或柴篠山縱民樵採庶為善法否則難行

鬻爵

名器固不可濫然饑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權以濟事又何患乎乾道七年八月勅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今來立定格目補授名次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千石承節郎如進士補迪功郎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係選

人一循資仍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係選人循兩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與推恩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陞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與推恩勘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崇尚風誼即與進納事體不同帥臣監司將勸誘到米斛依數開具出米人姓名申奏朝廷指揮依格出給付身云云夫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不樂為只緣入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

遽得故多疑畏若能懲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

救荒不患無米

胡其重曰朝廷名器所以褒有德而勸有功者也外此何可濫及惟是凶年賑濟則一舉而功德兼備錫之以爵允爲當也

按朱熹奏雖降度牒換米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尚未有應募者後雖乞減去五十石其數尚多僧道富者有幾仍當多裁其數以便通

行

胡其重曰僧道度牒古者平時不輕出必俟緩急之際故宋淳熙歲荒勅降度牒博換米石以濟饑民凡願為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換與度牒一道元時亦降度牒下諸郡但為僧道者每道納免丁錢始折中納鈔五錠似為可行亦備荒活民之一事也

治盜

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為盜不戢則其患滋大

乾道間饒郡大饑刼奪者紛然時太守柴瑾封劒付諸縣曰敢為渠魁者斬之羣盜望風遁匿淳熙十五年德興饑民有剽掠道路者縣令曾棐廉得二人鎻項號令于地頭日給米一升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為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此雖操切之政然甚合周禮荒政除盜賊之意

胡其重曰弭荒年之盜不在乎使之畏威而不敢為當使之懐德而不願為此釜底抽薪之法也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首繼以弛力舍禁而以除盜賊居其末葢散利則散財發粟靡不賑矣薄征則免催科之擾矣弛力舍禁則得諸般採取以供食用矣如是而猶為盜賊王法所不宥者矣然後除之毋使滋蔓此周禮之深意經世者所宜體究也

和糴

和糴之弊在于籍數定價不能視歲上中下熟須一依民間實值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或謂民間正苦無錢若官司和糴增價則為小民目下之患曰不然和糴本穀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耳若此處不熟米價騰踴又何于此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于豐熟去處止緣官司見淺以得小利為己功糴買之官低價滿量以備交納之折交量之所飛斛美斗以為乞索之端上下誅求遂至失時艱于及數將來計無所出必有配

抑之患今誠及時收之盡革諸弊又何患焉然所深慮者在于官司知糴而不知糶夫積而不散非惟化為塵埃虧折常平糴本而民間之米由是愈少矣然饑荒之年非獨收糴粳米凡粟豆蕎麥之類苟可濟饑亦何所擇

存恤流民

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為力遏其末則難為功若本處賦斂稍寛自然安土重遷誰肯移徙凡所以離鄉

井去親戚棄墳墓皆非其所得已也嘗見浙人流移過淮甸者始焉扶老攜幼接踵于道及其既久行橐告竭棄其老幼或慟哭于道或轉死于溝壑者多矣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動于理固逆至于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愚謂今未流者固宜賑濟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

勸種二麥

春秋于他不書惟無麥即書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葢二麥于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力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時耳古人春秋補助為政者于荒年能行補助之法非徒救荒亦隂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其法有公有私如撥官廩借內

庫假軍儲等公也勸人發廩勸人糶販勸誘商賈齎錢販米等私也淳熙九年無錫饑令提舉司于平江府朝廷樁管米内支二千石接續賑濟乾道元年浙西被水令臨安府于常平米内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即差官押發人船前去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樁管秋成收糴撥還此誠通融之術所宜舉行

借貸内庫

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羨則侈心生李廸在翰林仍
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名對内東門上出三司
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廸曰祖宗初置内藏庫
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
用財賦寛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
司廸曰天子于財無内外願陛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
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有仍歲凶歉而
匱之無策者可不斟酌撥賜以為糴本耶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户積欠宰執擬令户部度有無損歳計上曰只令具數便于内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熠按王者以天下為家不以私藏為意也高宗此言真王者之度歟

預講荒政

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應令諸州守臣到任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

可以備救荒及其他措置之策斷然可行者條奏取旨
各令自守其説任内設遇旱澇即簡舉施行不得自有
違戾外委監司内委臺諫常切覺察又救荒有賑糶賑
濟賑貸三者名既不同其用亦各有體能識其體則實
惠及民矣賑糶者用常平米其法在于平凖市價黙消
閉糴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筭糴時本錢或
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須遍及鄉村若度所蓄米
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循環糴糶務在救民

不得計較所費規圖小利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賑濟者用義倉米其法當及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存之人米不足則即用義倉錢糴豆麥菽粟之類共給或散錢與之施行全在委選得人村落各委本土公正有望素為鄉閭信服者以禮延見委諭激勸使樂為效命察不職者畧責一二以警其餘賑貸者截留上供米或借省倉米或為朝廷乞封樁米或于諸色倉廒權時那用一面申奏朝廷借內庫乞度牒糴米補還其

法專及中等之戸與夫耕農之無力者既不取息其勢必償此以陳易新之術家不許過二石嚴戒出納諸獘死亡或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無收豈在責其必償哉大約救荒縱有賠費失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根本為念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嘗謂救荒之政有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有監司守令所當行者今各條列于後

人主所當行

恐懼脩省　減膳撤樂　降詔求言　遣使發廩

省奏章而從諫諍　散積藏以厚黎元

宰執所當行

以調燮為已責　以饑溺為已任　啟人主敬畏之

心　慮社稷顛危之漸　進寛征固本之言　建散

財發粟之策　擇監司以察守令　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所當行

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為告糴之備　視部内旱傷大

小而行賑救之策　通融有無　糾察官吏　寬州縣之財賦　發常平之滯積　毋議遏糴　毋啟抑價　毋厭奏請　毋拘文法　守所當行　稽攷常平以賑糴　准備義倉以賑濟　視州縣三等之饑而為之計小饑則勸分發廪中饑則賑濟賑糶大饑則告朝廷截上供乞鬻爵借内庫為糴本　視鄰郡三等之熟而為之備纔覺旱澇先發常平錢遣牙吏于鄰郡豐熟處告糴以備賑糶米豆雜糧皆可　申明遏糴之禁　寬弛抑價之令　計州用之虛盈存下一歲官吏支遣餘皆以救荒不

給則告糴他邦

察縣吏之能否縣吏不職劾罷則有迎送之費姑委佐官以輔之不然對移他邑之賢者　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　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　差官祈禱　存恤流民　早檢放以安人情　預措備以寬州用　因所利以濟民饑興修水利整理城垣之類　散藥餌以救民疾

令所當行　方旱則誠心祈禱　已旱則一面申州告縣不可邀阻　檢旱不可後時　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　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　勸富室之發廪

誘富民之興販　防滲漏之奸　戢虛文之弊　聽客人之糶糴　任米價之低昂　請提督　擇監視叅攷是非　激勸功勞　旌賞孝弟以勵俗饑荒之年有骨肉不能相保者今有婦能讓食于姑孫能養其祖父母者當物色之　散施藥餌以救民饑荒之際必有疾癘　寛征榷　除盜賊

雜記條畫

往時賑濟每抄丁口用好紙裝寫數本供報上司徒擾百姓今宜革之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

賑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支散義倉錢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户領錢興販循環糶糴之法

陳龍正曰村落亦不可專主散錢尚須隨宜消息

近臣僚劄子官司平日預先抄劄五家為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此意亦善今用四等之法每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縣庶免臨期里正賣弄之弊嘗見州縣抄劄既畢未見施行村民扶擕入郡請米官

司未即支散裹糧既竭餓死紛然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亦有詐作流民經過請乞官吏多厭之然此皆饑窮實非得已官司正當矜憐今凡賑恤須預印手榜曉諭以見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紊亂名籍反無所得庶革前獘

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隊用旗引之法徐寧孫藕次叅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以上便慮冗雜此

皆平日無紀律者况饑羸之軀易蹂踐乎

發米下鄉槩倖非一令稅户等第認米謂之勸分非惟抑配適啟閉糴莫若責隅官支領常平錢逐都量給所保上户數千緡令于豐熟處循環收糴米豆歸鄉隨時價出糶麥熟日以本錢還官其領錢不興販及興販而不歸本鄉糶者處以重罪利之所在人自樂為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矣

荒政叢書卷一

荒政叢書卷二

湖廣布政司參議俞森撰

林希元荒政叢言

疏

恭惟陛下堯仁舜孝出潛御天敬德日躋文章虎變臣民作極萬國歡心比聞四川陜西湖廣山西等處民戹災傷惻然動念大沛蠲恩期於弘濟博延羣策用廣聰

明葢自三王以降漢唐宋之君少有子育元元窮神知化如斯者也自大號渙頒臣民聳動凡有寸長咸思自獻况臣久甘淪棄更荷生成大德莫酬赤心徒抱茲承明詔敢不對揚夫救荒無善政古今所病古以賑濟垂芳史册者代不數人然法多醇疵事難盡述往時官司賑濟動費不稽毫分無補今皇上不愛太府百萬之銀以濟蒼生發自宸衷誠曠典也使不精求良法期濟斯人竊恐故弊仍存聖心良負然臣踈淺豈有髙論能裨

神謨願業尚專門事語素練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
饑民父子相食盜賊蠭起之際臣之官適當其任蓋嘗
精意講求於民情吏弊救荒事宜頗聞詳悉今欲有陳
于陛下者亦負日之暄以獻吾君之意也臣聞救荒有
二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救荒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
賑米曰次貧之民便賑錢曰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
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曰疾病貧民急醫藥曰病起
貧民急湯米曰既死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兒急收養

曰輕重繫囚急寛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曰興工役以助脤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漁曰禁攘盗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備開于後編次以進總曰荒政叢言是皆往哲成規昔賢遺論臣嘗斟酌損益或已行而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謂可施于今日者也若夫恐懼修省降詔求言蠲租税以舒民困散居積以厚

黎元皆人主救荒所當行則陛下已先得之不容臣言也至于責軍職責監生責吏典乃不得已救急之弊事非盛世所當行則大臣已先言之不待臣言也陛下倘不以臣言為愚拙為迂踈乞勅部院詳議可否即賜施行

一二難

曰得人難者葢為政在人况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况不得人乎如常平義倉之法在耿壽昌長孫平

行之則為良後世踵之則有弊其故何也正以不得其人耳今各處災傷民罹凶危陛下隱念至痛府庫百萬之財盡不愛以濟蒼生此真愛民如子之心也使不得人以行之臣恐措置無方姦弊四出饑者不必食食者不必饑府庫之財徒為奸雄之資百萬之費不救數人之命此臣所以深憂過慮也然所謂得人者非特府縣官凡分委賑濟官者皆所當擇而不可苟者昔富弼青州賑濟其所用之人則除著州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

學等府佐領官擇有廉能者用之夫有歐陽修以主賑濟則府縣正官不用擇所當擇者分委賑濟之官令不得如歐陽修者主賑濟則主賑濟者府縣正官之責所當精擇而擇委官又其責也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州縣正官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用可別揀廉能府佐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葢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于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各就所屬學職等官及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擇素有行義者每廠一

員為主賑又擇民間有行義者一人為書正數人為書
副使監司廵行督察各廠所至考其職業書其殿最並
開具揭帖事完官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為黜
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為除授者民上之撫按有望
以禮奬勞仍免傜役有過者分別輕重懲治不恕如此
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矣曰審戸難者
葢賑濟本以活窮民夫何人情狡詐姦欺百出乃有温
飽之家濫支米食而窮餓之夫反待斃茅簷寄耳目于

人則忠清無幾樹衡鑑于上則明照有遺此審户所以難也古云救荒無善政正坐此耳昔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古今所稱臣謂此殆不難何也民至于流即當賑濟無事審户何難之有惟夫土著之民饑飽雜進真偽莫分此其所以難也邇時官司審户有委之里正者矣有親自抄劄者矣有行賑粥之策者矣然皆不能釐革奸弊何者以臣所見言之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饑臣始至稽其簿籍本州已賑濟兩月倉庫錢糧已竭矣

而民父子相食者不能救盜兵潢池者日益熾臣深求未得其故既而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問其賑濟則曰無錢與里書不得報名也又審賊犯于獄問其賑濟則曰未也而稽其簿籍已支兩月糧蓋里書之冒支也又收餓莩于野問其賑濟則曰無問何以不濟曰户有四口二口支糧月支三斗道途遑復已費其半一口支糧四口分之每口止得六七升是以不濟也此按籍之弊也此里正之不足任也臣既灼知其弊乃親自抄劄則

纔入其鄉而告饑者塞途真與偽莫之辨也既已沿門審驗則一日不能十數家千萬饑民已不能遍而分委之人其弊與里正要亦不甚相遠此親自抄劄之難也至於廷臣建議賑粥其說以為窮餓不得已者始來食不須審户可得饑民臣始是其議用意推行不知歲既大饑民多鮮恥饑飽並進真偽莫分甚至富豪伴僕報名食粥窮鄉富人遣人關支臣因痛加沙汰追罰還官者無數是賑粥之法亦難任也故曰三者皆不能釐革

奸弊者此也昔宋𥶶次糸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令民用紙半副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合請米豆若干實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虚偽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備委官撿點古今以為良法但以臣觀之門壁之貼未必從實檢點之官未必得人安能保其可以革弊而絶無欺偽于其間也然則終無策歟臣愚欲分民為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之民使自檢其鄉之稍貧者

而貸之銀次富之民使自撿其鄉之次貧者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于勸分之中而寓審戸之法也何者蓋使極富之民出銀以貸稍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次貧也使次富之民出種以貸次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也不用耳目而民為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為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於此者責委官者逐都推勘隨戸品題旣皆的實然後隨等處分賑濟則府庫之財不為奸雄之資而

民蒙實惠矣或曰貧民三等流民何居臣曰流移之民雖有健弱不一然皆生計窮盡不得已棄鄉土而仰食于外與鰥寡孤獨窮乏不能自存者何以異雖謂之極貧可也臣故曰不須審户即當賑濟者此也

二三便

曰極貧之民便賑米者臣按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口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口日支五合仍歴子頭上分明筭定一家口數一官如管

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河北流民賴以存活五十餘萬人此荒政之最善古今所稱近時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米者然以臣觀之若次貧稍貧人戸家道未乏不幸而際凶歉之年生理雖艱猶未至懸命朝夕且其力能營運不至束手待斃使其終日敝敝而守升合之米彼固有所不屑者且欲食之民胥無涯限倉廪之積豈能盡濟惟夫極貧之民室如懸罄命在朝夕給之以米則免彼此交易之艱抑勒虧折之

患可濟目前死亡之急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大口日支一升小口半之八口之家四口給米四口之家二口給米非不欲盡給之也民無窮而米有限窮餓之民日得米半升亦可以存活矣隨饑口多寡不分流移土著合就鄉集立廠每廠賑濟官給與長條小印上刻某廠極貧饑民以油和墨印誌于臉每人給與花闌小票上書年貌住址如係一家即同一票五日一次赴廠驗票支米十人為甲甲有長五甲為羣羣有老每甲一小旗旗

上掛牌牌書十人姓名甲長報之每羣一大旗旗上挂牌牌書五甲姓名羣老執之各以千字文給號當給之日俱限巳時羣老甲長各執旗牌領率所屬饑民挨次唱名給散每口一支五升每甲五斗每羣二石五斗羣甲之糧只給長老使之給散必印臉驗票者防其僞也必羣分旗引者防其亂也必一時支給者防其重疊也必總領細分者省其繁且遲也每廠給與印信文簿將饑口支糧數目逐一造報以憑稽考仍給升一五升斗

一五斗斛一當官印烙發付應用其發米下船如不係沿流及産米去處難于搬運則散銀各廠官耆令就本鄉富户照依時價糴買或本鄉富民粟盡可令饑民遠就有粟去處一頓關支亦移民就粟之意也

曰次貧之民便賑錢者臣按董煟救荒活民書謂支米最不便弊病又多不係沿流及産米去處搬運脚費甚大不如支錢最省便更無偽濫之弊小民將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一斗米錢可買二三斗雜料以二三升

拌和野菜煮食則是三斗雜料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其說是矣近時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銀錢者然以臣觀之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若與之錢銀未免求糴於富家抑勒虧折皆所必有又交易遅還動稽時日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可謂便乎惟次貧之民自身既有可賴而不甚急得錢便可營運以繼將來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八口之家四口支錢四口之家二口支錢每口所支折銀二錢編羣給票亦准極貧

印誌旗引則不必用支錢於穿錢繩索係以錢鋪散者姓名支銀于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如有低偽消折聽其赴官陳告坐以侵漁之罪如是則法不生奸而民蒙實惠矣然塊銀細分必有虧折如銀十兩散五十人每人二錢必虧五六七釐此臣所經驗也要不若散錢為尤便且貧民以銀易錢又有抑勒虧折之患也曰稍貧之民便轉貸者臣按出官粟以貸貧民者古之義倉是也勸民粟以濟貧民者今之例納是也今臣所

謂轉貸者借民財以益貧民而不費官財酌二者之間而叅用之也夫稍貧之民較之次貧生理已覺優裕似不待賑濟然時當荒歉資用不無少欠不可全不加念是故不之濟而之貸也然欲官自借之則二貧之給錢穀亦或不敷若使富民借之則民度其能償必無不可故使極富之民出財以借官為立券豐歲使償只收其本不責其息貧民得財而有濟富民捐財而有歸官府無施而有惠一舉而三得備焉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八

口之家四口借銀每口二錢自正月至四月總四月之銀一次盡給之待其展轉營運亦可以資其不足而免于匱乏矣一人所借多至二百口少不下一百口若本鄉無富民則借之外鄉並官立文册事完之日以禮奬勵量免幾年徭役作之有道則民自樂于供輸矣

三六急

曰垂死貧民急饘粥者臣按作粥以飼饑民昔漢獻帝葢常行之後世多有用之而專賑粥者但以臣觀之次

貧之民生計未急日授之米已有不屑而況粥乎極貧之民生計雖急而給之粥亦有所不願者何則粥之稀稠冷煖不一食之多寡緩急又殊早關晚放人弗自便氣蒸疫作死亡相繼始也不得已扶攜强健而入廠終也不得已空拳匍匐而出門此所以不願也臣昔在泗州親見之審矣若夫垂死之民生計狼狽命懸頃刻若與極貧一般給米則有舉火之艱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惟與之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涓勺之施遂濟

須㬰之命此粥所以當急也必于通都大衢量搭小廠亦設官者令其領米作粥流莩所過並聽就食但人餓既久腸胃噎塞乍飽多死粥要極稀毋令至飽當以漸與之待氣完體壯然後與極貧一體賑米然作粥之法又慮生熟不齊粲和灰水之弊要在委任得人則民蒙實惠矣或曰賑粥之法昔大臣嘗行于江北今子三貧之賑不之取獨取而用于垂死貧民何也臣曰昔江北之大饑也民餓死與為盜正在十一十二月之間臣至

多方賑濟稍健能行者隨口給米弱憊不能行者為湯粥飼之及正月初廷臣建議賑粥民多不願臣乃試為二廠一賑粥一賑米民皆舍粥而趨米臣因與面論可否具說鑿鑿可聽臣不能奪乃一意推行而更得法然行之未久而弊作何也饑飽混進而糜費浩繁疫癘盛行而死亡枕籍當日上司目擊其弊故行之不兩月羽書星馳令停粥而給米則上司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自改之矣臣目擊其弊乃多方澄汰亦只查革得一二

續因饑民病愈乞歸遂給米散遣之雖以賑粥造報實則賑米者半月則臣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陰改之矣然臣始至泗州也親見饑民立死乃亟行賑濟城郭餓莩既仆者欲仆者亟取米飲灌之旋以稀粥接續與食既仆者十救五六欲仆者全救因思垂死饑民非粥決不能救又不可緩若夫三貧之賑決不可用乃知昔人此法實為垂死饑民而設擇羸弱給粥日二次候平復然後一給則宋儒程頤之論實有見矣今臣三貧之賑去粥不

用而獨用之垂死貧民者豈空言無據哉或曰賑濟民既不顧又有濫食者何也臣曰不顧食者貧民其濫食者非貧也曰疾病貧民急醫藥者葢時際凶荒民作疾癘極貧之民一食尚艱求藥問醫于何取給昔宋趙抃知越州爲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者正爲此也往時江北賑濟官府亦發銀買藥以濟病民然斂散無法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而多造花銷窮民得藥初不對病而全無實效今各處災傷重大貧民疾病所不

能免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證裁方郡縣印刷花闌小票發各廠賑濟官令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是饑民疾病並聽就廠領票赴局支藥仍開活過人數並立文案事完連册繳報以憑稽考濟人多寡量行賞罰侵尅錢糧照例問遣如是則病者有藥而民免于夭札矣

曰病起貧民急湯米者葢疾病饑民或不能與賑濟或與賑濟而中罹疾病逮疾病新起元氣初復正當將息

之時也而筋力頹憊不能赴厰支米若非官為之所則
呻吟牀簀之上有枵腹待斃者矣臣昔泗州賑濟四月
疾作見饑民多病不能赴厰食粥因遣人訪問其家則
有患病新瘥欲食而無所仰者乃遣人沿門搜訪但是
疾病新起貧民每人給米一升五合三日内外散米一
十一石七斗而濟病民八百二十二名口所費不多全
活甚衆今各處災傷重大民病有所不免臣愚欲令各
厰賑濟官遣人沿門搜訪但是患病新起貧民俱日給

米五合一支五日使其旦夕燒湯不時湌飲待元氣既復膚體既壯方發饑民厰照舊支米則病起有養而民免于横死矣

曰既死貧民急募瘞者葢大荒之歲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不為埋瘞則形骸暴露腐臭薫蒸仁者所不忍也故先王有掩骼埋胔之令宋仁宗有官為埋瘞之詔良有以也然死者人所畏惡責人以所惡其從則難誘人以所利其趨甚易臣昔在泗州見郡縣差官給

銀買席瘞死督責雖嚴而暴露如舊臣知其故乃擇地勢高廣去處為大塚榜示四方軍民但有能埋屍一軀者官給銀四分或三分每鄉擇有物力行義者一人領銀開局專司給散各廠賑濟官給與花闌小票凡埋屍之人每日將埋過屍數呈報該廠領票赴局驗票支銀事完造報以便查考埋過屍骸逐日表誌以待官府差人看驗此令一出遠近軍民趨者如市數日之間野無遺骸官不費力而死者有歸至簡至便今各處災傷疫

癘不無饑餓轉死所不能免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遺棄小兒急收養者葢大饑之年民父子不相保遑遑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有棄子于道路者為之惻然因思宋劉彛知虔州嘗給米令民收棄子乃倣而行之置局委官專司收養令曰凡收養遺棄小兒者日給米一升一支五日每月抱赴局官看驗饑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抱以希米食旬月

之間無復有棄子于河于道者矣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輕重繫囚急寛恤者臣按周禮荒政十有二三曰緩刑葢民廹于饑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罰所以哀矜之也况年當荒歉疫癘盛行獄囚聚蒸厥害尤甚若不量為寛恤則輕重罪囚未免罹災横死故充軍徒罪追賦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暫為釋放絞斬重罪有礙釋放者必疎其枷杻給以湯藥如此則輕重罪囚各

獲其生無夭札之患矣然囚繫既急寬宥則凡戶婚諸不急詞訟當且停止恐負累饑民及妨誤賑濟此又不可不知也

四三權

曰借官錢以糴糶者葢年歲凶歉則米穀湧貴富民因之射利貧民益以艱食昔宋吳遵路知通州適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散出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原價出糶民謂之便今既勸富民出貸貧民

又借其財以糴糶則民不堪矣臣愚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散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依原價量增一分為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糴事完之日糴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于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糴糶之法專為濟貧商賈轉販所當禁革又當徧及鄉村不得只及坊郭則貧民方沾實惠或曰宋蘇軾浙中賑濟謂只將常平斛斗出糶則官司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

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内百姓人人受賜董煟以為良法遂建救荒三策而以是為首今三貧之賑而不之取何也臣曰大饑之歲三貧俱困安得許多銀可糴米豆而糴買者多商販或富民也故其策不可用蘇軾之行于浙中者或未至于大饑也

曰興工役以助賑者蓋凶年饑歲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夫固難責以力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户力任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貸安能

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圯壞之當修湮塞之當濬者召民為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饑官出財以興事而因可以賑民是謂一舉而兩得于工役之中而有賑濟之助者昔宋熙寧七年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饑民董煟謂此以工役賑濟者今之大臣葢常用之于宰縣之日臣昔師其意而行之于泗州既有成效今各處災傷似可用也或曰荒年財力方詘凡百工力皆

當停止故周禮荒政有弛力之令今子乃欲興工役何也臣曰荒年工役之停止者葢謂宮室臺榭之類之可已者若夫城池之禦侮水利之資農皆荒政之所不可已者府庫之財自有應該支用而不干賑濟之數若里甲之類者臣在泗州葢嘗支用而不碍于賑濟者矣臣興工役之策復何疑哉

曰借牛種以通變者葢饑饉之後賑濟之餘官府左支右吾府庫之財亦竭矣民方艱食之際只茍給目前固

不暇為後圖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為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尤當處置若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宋仁宗發粟十萬貸民為種為是故也今府庫之財既殫于賑濟如欲人人而與之牛則都里之民甚多一牛之費甚大欲人人而與之種則缺種之户不少府庫之財莫續是難乎其為圖臣昔在泗州承上司文移每里與牛六具種若干臣名父老計之其法難行乃自立法逐都逐圖差人查勘有牛有種者幾家

有牛無種者幾家有種無牛者幾家牛種俱無者幾家有牛者要見有幾具有種者要見有多寡通行造報乃為處分除有牛無種有種無牛人户聽自為計外無牛人户令有牛一具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共養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户令次富人户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負官為立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

者皆樂于借而不患其無償缺牛種者皆利于借而不患其乏用臣半月之間凡處過牛千九百六十五具種八百四十七石銀一百七十五兩處給一州缺牛種人户計四千八百五十六家此于財匱之時得通變之術時江北州縣多有倣行者今各處災傷重大如臣之法似可行也然臣昔在泗州不曾定六等人户故須臨時查勘今既定民為六等則稍貧者不待給次貧者令次富給之不待臨時查勘矣或曰次貧之民既有次富之

民出種借之極貧之民則何所借臣曰極富之民既借之銀次富之民既借之種不可復借矣要之極貧中無田者多若有田者再處一月之糧而一給之則其事盡濟矣

五六禁

曰禁侵漁者蓋人心有欲見利則動朝廷發百萬之銀以濟蒼生而財經人手不才官吏不免垂涎官者正副類多染指是故銀或換以低假錢或換以新破米或插

和沙土或大入小出或詭名盜支或冒名關領情弊多端弗可盡舉朝廷有實費而民無實惠者皆侵漁之患也昔王莽時南方枯旱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廪之吏盜其廪餓死十七八夫盜廪之獘豈特莽時為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不重為禁可乎臣按大明律凡監臨主守盜倉庫錢糧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問刑條例宣大楡林等處及沿海去處監臨主守盜糧二十石銀一十兩以上者問罪發邊衛永遠充軍臣愚

以為賑濟錢糧人民生死所係若有侵盜其罪較之盜宣大沿邊等處錢糧者為尤大其情尤為可惡合無分別等第嚴立條禁凡侵盜賑濟錢糧至一兩以上者問罪刺字發附近充軍十兩以上者刺字發邊衛永遠充軍至二十兩以上者處絞按律殺人者死侵盜賑濟錢糧至二十兩以上致死饑民不知其數處之以死豈為過乎重禁如此庶侵漁知警饑民庶乎有濟矣

曰禁攘盜者葢人有恒言饑寒起盜心荒年盜賊難保

必無縱非爲盜之人當其缺食之時借于富民而不得相率而肆刼奪者往往有之于此不禁禍亂或緜以起周禮荒政十二有除盜之條辛棄疾湖南賑濟嚴刼禾之令正爲是也然處之無方則禁之不止民廹于死亡方且僥倖以延旦夕之命豈能禁之使不攘盜乎臣昔至泗州適江北大饑盜賊蠭起臣先賑濟次招撫次斬捕凡賑過饑民三千四百口撫過饑民四百五十口捕過撫而復叛饑民六十口而盜始大靖今各處災傷重

大盜賊攘奪難保必無若官府賑濟未及必作急區處賑濟俾不至攘奪若賑濟已及而猶犯是真亂法之民也決要懲治然不預先禁革待其既犯遂從而治之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必也嚴加禁革攘盜者問罪枷號為盜者依律科斷如有過犯不得輕宥如此則人知警懼而不敢犯禍亂因可以弭矣

曰禁閉糴者嘗見往時州縣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一縣饑則鄰縣為之閉

糴臣按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専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念然同盟之國尚有恤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春秋誅之况今天下一家民無爾我均朝廷赤子乃各私其民遇災而不相恤豈吾君子民之意萬一吾境亦饑又將糴之誰乎是欲濟吾民而反病吾民也謂宜重為之禁今後災傷去處鄰界州縣不得輒便閉糴敢有違者以違制論如此則爾我一體有無相濟非惟彼之缺食可資于我而已之缺食亦可資於人矣

曰禁抑價者葢年歲凶荒則米穀湧貴嘗見為政者每嚴為禁革使富民米穀皆平價出糶不知富民慳吝見其無價必閉糓深藏他方商賈見其無利亦必憚入吾境是欲利小民而適病小民也昔范仲淹知杭州兩浙阻饑穀價方湧斗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恐後且虞後者繼至于是米石輻集價直遂平今各處災傷若抑價有禁⽷用仲淹之法

則穀價不患于騰湧小民不患于艱食矣

曰禁宰牛者葢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亦旋無望臣按問刑條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又節該欽奉聖旨私宰耕牛今後違犯的照例治罪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欽此夫耕牛私宰在平時尚有厲禁況荒年宰殺必多所關尤大不為之禁可乎然徒為之禁而不為之處彼民廹于死亡有

不顧死而茍延旦夕之命者况充軍乎有同類之人父子相食而不顧者况牛乎謂宜預為禁處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欲變賣易穀聽具赴官陳告官令富民為之收買仍付牛主收養待豐年贩買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春耕有頼民獲全濟而官本不虧臣昔在泗州蓋嘗行之而已後期令各處災傷宜勅所在官司早為禁處斯可以有濟矣

曰禁度僧者葢見迼時歲饑多議度僧賑濟不知一僧之度只得十金之入一僧之利遂免一丁之差十年免差已勾其本終身游手利不可言况又坐享田租動以千百富僧淫逸多玷清規汙人妻女大傷王化是謂害多于利得不償失事不可行理宜深戒昔宋孝宗淳熈九年勅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為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恐米數稍多特減五十石臣按宋人全失中原財賦之入已窘又苦于歲幣之需一

遇饑荒故不得已而出度僧之策然猶一僧換米三百石其不輕易如此今國家財賦既倍于宋蠻夷輸貢無徭歲幣其財用既不若宋人之窘廹乃因荒年給度又一僧只易其十金所獲不多而受此不美之名何也故宋人之策不可復用度僧之事決不可行令各處災傷重大恐有偶因費廣復建此議者所當禁也

六三戒

曰戒遲緩者臣聞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濟民廹饑餒其

命已在旦夕官司乃遲緩而不速為之計彼待哺之民豈有及乎此遲緩所當戒也昔宋蘇軾與林希書云朝廷原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别路撥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税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于救荒初無分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然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之時為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昔至泗州適江北大饑府縣九月十月賑濟皆是虚文而民饑死正在十一十二兩月及至正月而差官發銀始至蓋亦坐遲之病也今宜

以此為戒嚴立約束申戒撫按及司府州縣各該大小賑濟官員凡申報災傷務在急速給散錢糧務要及時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饑民與失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拘文者嘗見往時州縣賑濟動以文法為拘後患為慮部院之命未下則撫按不敢行監司之命一行則府縣不敢拂不知救荒如救焚隨便有功惟速乃濟民命懸于旦夕顧乃文法之拘欲民之無死亡不可得也

朝廷雖捐百萬之財有何補哉昔漢河内失火延燒千家汲黯奉使往視以便宜持節發倉廪以賑濟貧民宋洪皓秀州賑濟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截留浙東綱常平米斛以賑濟仰哺之民此皆能便宜處事不為文法所拘者也今令各災傷去處宜告戒撫按司府州縣官凡事有便于民或上司隔遠未便得請事有妨碍者並聽便宜處置先發後聞惟以濟事為功不得拘牽文法致誤饑民有孤朝廷優恤元元之意則大小官員得以自

遂而饑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遣使者臣嘗見逹時各處災傷重大朝廷必差遣使臣分往賑濟此固軫念元元之意然民方饑餓財方匱乏而王人之來迎送供億不勝勞費賑濟反妨實惠未必及民而受其病者多矣臣愚以為各處撫按監司未必無可用之人顧委任之何如耳莫若專勅撫按官員令其照依朝廷議擬成法仍隨所在民情土俗叅酌得中督責各道守廵等官分督州縣著實舉行事完之

日年稍豐稔分遣科道各處查勘王命所在誰敢不盡心黙陟所關誰敢不用命較之凶歉之際差官逞還徒為紛擾者萬不侔矣

徐光啟曰戒遣使可也亦顧其人何如耳萬曆己丑之役使者如中州之鍾何可不遣如江南之楊何可遣也按鍾化民于萬歷甲午河南賑荒有賑豫紀畧救荒圖說詳其事萬歴戊子己丑浙江水旱大饑守臣以聞上發帑遣科臣楊文舉往賑文舉入境顧左

右曰如此花錦城奈何報荒以欺妄挾制有司有司惴惴盛供張伎樂文舉遨遊湖山作長夜飲每席費數十金有司疲于奔命諸紳士進見日已午宿酲未解惛惛不能一語趨揖欲仆兩豎掖之堂上糟丘狼籍歌童環伺門外置賑事不問惟令藩司留帑金十一賄當路藩臬至守令悉括庫羡賂之東南繹騷咸比趙文華之征倭云及報命申時行當軸以賑功晉都給事南太常博士湯顯祖抗疏列其罪旋報罷癸巳

京察以不謹削籍士論快之

臣案古之救荒有先時預備者有臨時處置者先時預備常平義倉社倉等法是也臨時處置如臣所陳是也臨時處置之方如臣所陳畧盡矣先時預備之法則未之及也凡救荒不先時預備而待臨時處置亦緩不及事矣古之聖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先時預備也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臨時處置也

必二者竝行然後為聖王之政若宋董煟救荒全法一書可謂兼備矣元張光大取而續增之本朝朱熊又補其遺世稱為完書版刻見在南京國子監然以臣觀之編次無倫觀閲不便其間缺畧不備窒礙難行葢亦有之茲遇聖明博求荒政臣愚竊欲重加編集以進然待哺饑民方懸命旦夕若待編完不無遲誤姑以徹臣所見臨時賑濟之宜先行具奏俟臣從容編集完日另行奏進

荒政叢書卷二